



乡村风情

洽舍“车门九鲜”

三水汇聚之宝地——洽舍，地处黄山南麓，徽州区西北部，距区政府所在地和黄山风景区均20余公里，103省道贯穿全境，乡域位于丰乐湖上游，水资源丰富，生态环境极佳，土地肥沃，林木丰茂，是黄山毛峰的主产区之一，森林覆盖率80%，丰乐河、漕溪河、混川河恰好在此处交汇，向东蜿蜒而下，注练水而入新安江。

应友人之约去洽舍车门滩，车到佛子岭后岔道左拐，打开车窗，沿途青山绿水映入眼帘，山风吹拂中，忍不住吸一口清新的空气，山民远离世外喧嚣，在高山栽种茶，低山种植蔬菜、玉米、芝麻、大豆，沿河洼地稻麦喜人。山里人很享受这种与世无争、优哉游哉的生活，有谚语“脚踩一盆火，手捧苞芦棵，除了皇帝就是我”一直流传至今。

车门滩是洽舍乡的自然村，坊间有传说，平定中原后轩辕黄帝伐淮夷至江南，带来了以车为代表的先进中原文化，促进了南北文化的交流与融合。车的发明，改变了山越部族肩挑背扛的传统农业耕作方式，大大提升了农业生产能力。当地山越部族尊称轩辕黄帝为车公。相传轩辕黄帝在黄山南北分别置

下了车门和车轮，于是有了今天的车门滩和轩辕车。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丰乐水库开始蓄水，原洽舍后移被水淹没，沿线一些村庄就山势后移，其间交通以渡船为主，各村均设有渡口。后车门滩发展农家旅游，修建浮桥设施连接两岸。

车门滩位于风光秀丽的丰乐湖畔，背山面水，景色宜人。悠闲地走在游客网红打卡点浮桥上，这个处在群山绿水怀抱中的村庄，安静祥和，宁静的龙潭峰仙雾缭绕，放眼远眺，水光潋滟，一碧万顷，舟楫停泊岸边，尽显山水色的诗情画意和山村依山而兴的历史。车门滩人依托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自然风光、新鲜正宗的原料、原汁原味的菜肴、主打丰乐河鲜、放养土鸡、农家鲜蔬等，来招待山外来客。随着近些年自驾游的兴起及车门滩步道的完工，车门滩已逐步成为人们休闲漫步、体验山水风光、品味农家土菜、休闲养生、摄影、写生的优质选择。“车门九鲜”也渐渐成为洽舍乡车门滩的又一张亮丽名片。

到了饭点，友人邀我们去品尝“车门九鲜”，走过长长的浮桥，拾级而上，

缓缓爬上庄稼地间的山坡，映入眼帘的是几幢徽派房舍，土坯或青砖的旧居在山野中错落有致，毫无违和感。穿过走廊，在“寨上乡约”木屋的桌前坐定，喝了山泉水泡的毛峰茶，阵阵菜肴的香味飘过来，山里人的拿手菜也一一端上了桌。“徽州红太阳饼”“琥珀火腿片”“炭熏老豆腐”“竹笋炖猪脚”“手工豆腐丸”“土椒炒豆干”“农家红烧肉”“高山土鸡汤”“清泉石斑鱼”、盘子、碟子、海碗、炖钵、炒锅，五光十色，满满一桌子。

席间一人对着一桌菜中间白色的盘子里盛着的切成一块一块三角块的金黄色饼子说：“这种饼小时候最爱。”饼上星星点点点缀着嫩绿的葱花、红色的辣椒，煞是好看，宛如太阳，称为“徽州红太阳饼”。用筷子夹一块放入口中，一股酸酸辣辣的米粉香味沁入口中，外酥里嫩，香辣酸脆。当地人介绍了制作方法：用香辣脆的高山土辣椒，剁碎与姜粒、米粉共同腌制一段时间，取出摊成薄片，用菜籽油煎至金黄，别有风味。吃着太阳饼仿佛心声随着摊饼时油冒出来的“吱吱”声在心中泛起。

一大碗碗嫣红色火腿争着闯入视

线，火腿片薄而规整，用柴火清蒸后，瘦肉色泽红亮，油脂如琥珀，称为“琥珀火腿片”。空气中弥漫着浓郁的腊香和鲜香，肥而有一片火腿片送到嘴里，瘦而不柴，脆而有汁，这是山里人自己饲养的土猪后腿，在山里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中，采用家人代代相传的腌制技艺，让和煦的阳光和佐料的味道渗入其中，腌透了鲜而不咸，纯正绝妙，唤醒了人们的味蕾。

一瓷钵随着转盘转到眼前，有人说是“炭熏老豆腐”。见钵上撒了葱粒，伴着豆腐，青白相间，这是农家手工传统技艺豆腐，由卤水点制，豆香醇厚，口感细腻，用炭火慢炖，直到老豆腐咕咕冒泡，鲜不可言。

窗外秀逸的竹子随风摇曳，室内餐桌上又是一汤钵转到眼前，定睛一看，是钵仔笋炖猪脚。都说无竹使人俗，无肉使人瘦，山里人到房前屋后山间竹林挖来竹笋，用剥好的洁白鲜嫩的笋肉和红润咸香的腌猪蹄，小火慢炖，两者互相交融，笋肉鲜美无比，猪蹄咸香有嚼劲，吮吮味道就出来了。

几双筷子，伸进一大碗手工豆腐丸子，丸子饱满丰硕、圆乎乎的，让人想起

老祖母的手艺，犹如回到儿时过年的欢喜团圆。主妇用家养土猪剁碎，和着揉碎的土豆，加点姜粒和作料，炭火抓过，搓成丸子，用菜籽油小火慢炸，芳香四溢，用笊篱翻捞捞出，油壳似金，咬一口，满嘴酥脆油香。儿时油锅中刚出锅，忙不迭抓一个塞入口中，烫得直咧嘴的样子恍在眼前。

土椒炒豆干在一黑褐色炒锅中静静地等待众人下箸，红色、绿色，高山种植的土辣椒搭配上农家自制的豆干，切成寸段，大火爆炒后鲜辣无比。好辣者辣得直呼过瘾，说要多吃一碗饭。

一阵肉香飘过来，一大钵大块大块的红烧肉，散发着人间烟火气息，有大瘦带皮的，有瘦肉连骨头的，不用说这自然是山里人自繁自养的土猪肉，肉色红润，肥瘦均匀，大钵锅、柴灶烹饪，

戳起一块尝上一口，油香四溢，味厚却不腻。

揭开锅盖，高山土鸡汤香味扑鼻，汤中间或有红色的枸杞，在金黄色的汤里闪耀。高山竹林放养的农家土鸡，山泉水慢炖，汤色金黄清亮，诱人垂涎。舀一勺入口，滚烫的鸡汤鲜美透心。“无鱼不成席”，最后上桌的那盘清蒸石斑鱼，斑鱼秀气的身形，搭配葱姜及山里红辣椒，料酒除腥，小火慢煮入味，衬着盘底油亮红褐色的汤，诱人垂涎欲滴，情不自禁夹一条进嘴，肉质紧实，刺软鳞小，鱼骨嚼碎，鱼肉细嫩。用鱼汤浇饭，极致鲜美开胃。

这桌菜名为“车门九鲜”，也是车门滩农家乐集群的代表性菜品，“九”同“久”，意味着天长地久，象征长久与圆满，九九归一。

梓源村，是休宁县源芳乡的一个行政村。

梓源是现在的村名字，以前这个村子就叫“子岭脚”，通往白际乡的皖浙古道从这里开始上山。

从前的“子岭脚”，由于地处偏僻的老山前，交通不便，村民们的经济条件很差，不少外地女子都不愿嫁到这里，有一句民谣在“子岭脚”之外的许多村庄传唱得很响亮：“前世修了福，今生嫁到子岭脚。”

最近这十几年，这里建成了美好乡村，村民们赶上了好时代，村民们的收入也逐年往上翻番，村村村貌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就连村庄的名字也改成了高大上的“梓源”，蕴含着“造福桑梓，富源绵长”的吉祥之意。

梓源农村富源是一个很不错的地方，两面高山，峡谷深处夹着一个蜿蜒狭长的村庄，青山妩媚，层峦叠嶂，翠竹摇曳，蔚然成林。一条清澈的小溪，如青蛇一般游走于村落之间，映着翠的山，白的云。沿溪两岸，人家临河而居，炊烟袅袅，如世外桃源一般安静、安详。

村庄里的民居大多都是近年来陆续新建的，崭新、大气，错落有致。也有保留着徽派民居样式的老房子，白墙、黑瓦、马头墙，门楣上的镜子、燕巢，残存的已有些年代的标语，仍在述说着曾发生的故事……

信步漫游，不经意间走进了一个古朴的小院子，只见廊下挂着一串红辣椒、玉米棒子，还有一匣一匣焦黄的烟叶。

单，玫红色，花团锦簇。探头探脑地往屋子里一瞧，一对双胞胎小女儿合看一本《安徒生童话》。一个老太太和一个老头子坐在椅子上，看上去都有八十多岁了。他们津津有味地在手机上看着书。老头子嘴里叼开着，耳朵上夹着一支香烟。老太太在咯咯笑，还拍手，宛若一个小女孩。

执手之手，白头偕老；如花美眷，似水流年。算起来，这一对老人牵手也有六十年了，当初他们肯定也是少年夫妻，男才女貌的。怎料想才一个眨眼，大半生的光阴已过。屋外的小

伍劲标

在梓源

悠悠心曲

院子里，依旧绿影婆娑，花开花落。可是当年那个娇俏的少妇，怎么忽然变成了那个老太太了？不过没关系，老头子也只剩了零星星星几根白头发了，脸上布满了老年斑，与她一起变老了呢。“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他们做到了，真幸福。

再往前走，看见坐在屋檐下闲适着的，大多是些老人。民居大门一律都敞开着，对外来的人，没有丝毫的戒备，推开大门，走进其中一个屋子，屋内的陈设很旧了，东厢的房门也敞开着，里面有一张床褥很是显眼，当年的漆匠在床帘上画了龙凤呈祥的图案，金光灿灿的。一个老爷爷坐在一把藤椅上，见有访客进来，起身站了起来，见我眯着眼睛，颇为自得地说：“那是我和我老太婆的婚床。”老爷爷说：“过世有几个年头了。”老爷爷说着摸出一盒香烟递给我。见我手不接，他生气了：“是嫌弃我的烟不好？”我想解释我是从来不抽烟的，可我知道，面对老人的热情，再多解释反而虚伪了。

我们开始登上古道，走着走着，半山腰有户人家，有个小院落。院门也开着，走进去，居然是那么雅致，摆满了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盆景，有三瓣梅、大丽菊、鸡冠花、指甲花，造型、品种虽说不上有多珍奇，但那花盆的边上却覆着许多鲜绿的绿，想必也是经历了青春时光的历练。

院子西北角，有一株桂花树。山里的桂花开得很迟，此时还有些许的桂花没有凋落，香气仍是馥郁，让我想起了郁达夫的《迟桂花》里的句子：“桂花开得很迟，因为开得迟，所以经得日子久。”桂花树下，依着山势，有个阳台，阳台底下，还保留着原

倪兵

古城银杏韵味美

人间风景

湖州龙之梦景区的酒店群令人叹为观止，现代化高档酒店林立，其规模之宏大令人惊叹。有人开玩笑地说，每天住一间，在这儿住完所有

酒店竟要100年之久。这般震撼的景象，让我们真切感受到了现代建筑的魅力。

与杭州同学好友晓清及其夫人会合后，我们直奔湖州特色的渔人码头，去享受那里的特色美食。湖州人的“三白”银鱼、白虾、白鱼，瞬间打开了我们的味蕾。丰富多样的地方特色美食，加上湖光山色的映衬，让人陶醉其中，流连忘返。置身于此，仿佛进入了仙境。湖水与天空相连，渔船在水面轻轻荡漾，高楼大厦错落有致，自然湖光与现代建筑激烈碰撞，又完美融合，如梦如幻。水天一色，微风轻拂，小船摇曳，恰似一幅诗意图画。

夜晚，顶着初冬的暖阳，来到梦幻之城——湖州梦幻古城。映入眼帘，江南水乡、徽派、传统中式建筑风格相互交织出的金碧辉煌令人震撼，宛如湖州古城中一颗璀璨的明珠。金银闪烁间，仿佛进

下霜之后，颜色才会转黄，身子才变软，才能吃。真是山中多有稀罕物，让那尝尝火炭柿子味道才有子佳人们好一阵郁闷：今年小阳春气候明显，大家现在尚穿着衬衫，哪一天才会下霜呢？

绕过竹林、茶园，沿着羊肠小道下行，到了另一条山谷的谷底。一株大树上挂着一个牌子，牌子上写着峡谷的名称：新娘房峡谷。名字的来由是因为峡谷顶端，有瀑布飞流直下，气势壮观。瀑布落下的地方有一水潭，潭有个好名字：新娘潭，幽深碧绿，映着山上的草木。这新娘一定是天上的仙女下凡的，要不哪能如此日夜不知疲倦，一直飞花溅玉，水雾缭绕呢？想起从前梓源村贫穷的时候，多少青年小伙子，想新娘想得望眼欲穿，说不定新娘房峡谷名字的来由，正是村里小伙子们内心期盼的一种寄托吧。



万家灯火 乌石笑语 樊成柱/摄

入了梦幻般的美食之都，各地特色美食应有尽有。我们顿时兴奋不已，瞬间融入人流、美食、建筑之中。女士们纷纷充当名模，用镜头捕捉着众多美好瞬间。突然，铁花、燃放烟花更将相聚的氛围推向了高潮，身心与激情再次放飞，欢呼声和呐喊声此起彼伏，汇成了一片欢乐海洋。

次日，一行十人驾车来到长兴十里银杏长廊。这里堪称银杏美景的“天花板”，金黄的银杏叶铺满大地，仿佛给世界镀上了一层金色的盛装。晓清任“妇女队长”率领女士们奔赴银杏公园和各个银杏景点。她们乘坐小火车，在银杏林中穿梭，拍照留念，欣赏着那迷人的银杏黄。每个人都尽情展示着自己的风采，明星范儿十足，誓要将所有美景尽收眼底。

湖州古城的特色，在于它将古典与现代完美融合，既有历史的厚重，又有现代的活力。长兴十里银杏长廊的美景，在于那满目的金黄，给人带来视觉的震撼和心理的宁静，让人在忙碌的生活中，找到了一片身心愉悦的栖息地。

陈怀

红杉林

悦赏大黄山

我说的红杉林，是安庆怀宁县雷埠乡的红杉林，是金鸡岭水库畔的红杉林，是初冬日照耀下的红杉林，是皖水戏韵洗刷后的红杉林。

红杉林青山环绕，湖水依偎，一大片空旷的土地把村庄推向了远处，而西下的落日更在远处依依不舍，深情凝视着。这幅画面，似乎是出自梵高的手笔，色彩简洁明亮，但整体看起来并不单调，反而具有强烈的视觉冲击力，鲜艳和浓郁的色彩，表现出情感和生命的力量。

走进红杉林，感受层林尽染的意境，向红色寻觅，抛开点缀之绿，看深红、浅红、金红、棕红、牛血红、柿子红、辣椒红……各种红交织在一起，相互渗透，又相互衬托。一面鲜红的旗帜就这样在寒风里被杉林举起，声势浩大，壮观而神奇！

程毓渡

母亲的故事

家庭手记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母亲，每个母亲都有她的故事。今年是我的母亲卢莲之诞辰100周年。她去世时是94岁，生前是光荣的人民教师。母亲一生共生育五男二女，古称七子团圆。我在全家排行老二，在中国获得学士学位，在美国加拿大获得博士学位，在美国完成博士后研究，现在中国生物制药行业从事全球合规高级管理工作。在全家纪念母亲诞辰100周年之时，我就写写母亲的故事，表达我无限的思念。

母亲的老家在江西吉安的古江镇。我的外公叫卢义臣，是盐商，因此也是官商，因为那时候盐是专卖商品。大凡商人肚子里总有点墨水，给儿女取名追求一个高雅，因此他把“莲”字用于女儿的名字里，且均冠以排行老三，叫莲之，母亲有两个妹妹，大的叫莲蕙，小的叫莲荃，一个弟弟，叫明珠，我唯一的舅舅。外人称母亲为三小姐。据我小姨（莲蕙）说，母亲自小活泼，外祖母重男轻女，对她却很喜爱。在固江念完私塾后，母亲被允许去省会南昌豫章中学继续读书。在南昌学习期间，母亲开阔了眼界，结交了不少同学和朋友，其中包括我的父亲程新元。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豫章中学迁往江西赣州。豫章中学后来迁回南昌，母亲竟到大后方的重庆去上学。这次却遭到了外婆的坚决反对，她认为一个女子千里迢迢地一人一人在外太危险了。母亲便在南昌留了下来。不久之后，母亲经人介绍认识了，一位正在积极从事抗日救国运动的男朋友，他就是我后来的父亲程新元先生。

抗日战争结束后，父亲任南昌铁路局长。抗日则辅佐家后，生活颇为安定愉快。在此几年里，我的哥哥毓麟、毓伟和姐姐洪芬、幼芬相继出世，应祖父祖母的要求，他们先后都曾返回安徽老家屯溪生活了一段时间。

母亲跟随父亲没有几年，一场大变革彻底改变了母亲的生活轨迹。1951年，父亲接受劳动改造。在离开南昌时，许多亲朋好友劝阻母亲去安徽。对于前途未

湖水已在秋水退隐中落下，红杉林下半身裸露出来。地势平坦，水浸泡过的痕迹随处可见，土壤潮湿，树的根部盘蛇卧龙，扎得牢牢的，似乎是一种生存繁衍所具备的技能，在立足之地打好地基，将一棵棵高耸入云的树身稳固在大地上之上，任凭岁月流逝、季节易帜，忍受着如期而至的生活磨难，在狂风暴雨下作翻若惊鸿宛如游龙，在岁月静好的日子里，守着青山，守着一份静谧与美好！

直至夕阳西下，有人还沉醉红色中不肯轻易出来，在杉林的休憩地带点上一杯浓浓的咖啡，似乎是要乘着这意犹未尽的感觉，去品尝杉林红色真正的味道，品尝咖啡红里的香甜与苦涩，也许这种味道正是红杉林写意的状态与情感，将一种自然而现实的生活品质呈现出来。

卜，母亲遵循古训，从一人而终，毅然陪同父亲回到徽州屯溪，从此开始了她几十年的艰苦但又充实的皖南生活。

母亲随父亲回到了徽州屯溪，她说她是乘船从屯溪码头上岸来到了山清水秀的屯溪山城。当时由于家中共有七口人——祖母、父母和四位姐姐，生活十分困难，母亲应征去屯光乡政府撰写土地证，后又经人介绍去屯溪市教育局求职，生谋得一个辛苦的教师职位，白天上课，晚上还当街道上的工人和市民扫盲。母亲当时每月工资有19.6元，因此这份工作既解决了家中部分生活问题，也用上了母亲以前学的文化知识，更重要的是她从此成为一位自食其力的独立女性，精神上有了寄托。

回安徽后，我四哥毓树和五哥毓兰先后出世，家庭负担愈来愈重。此时我父亲已被撤销了劳动管制，参加了当时的中学教师招聘，后被录取前往歙县深渡中学教书，经济状况有了改观。我作为父母亲的最小一个孩子也在这个时候来到这个世界上。外公为我取名毓渡，毓字系排行，渡字则舍二意：一为当时国家处于过渡时期，一为纪念父亲在深渡中学工作。

父亲去世后，母亲一人承担起培养子女的义务。当时，我和一个农村的贫困（毓兰）都是插队知青。由于农村的贫困，低廉的工分，使我们三兄弟均难以自立。因此，母亲用她那微薄的工资继续供养我们。母亲为了子女的前途，不遗余力，想尽办法。

时光如箭。1987年，我获得加拿大大学的经济资助，前往加拿大魁北克留学。母亲到上海机场为我送行，心情无比更激动。她如释重负，满怀热泪地对我说：“父亲在世时，万念俱灰，根本不会想到你能读大学，更不会想到你会有机会出国留学。但是，我不会坚持到你会有机会上大学。”1989年，我在来加拿大两年后，邀请母亲来加国一游。她异常兴奋，心情无比愉快，挥笔写道：“风雨同舟数十春，辛辛苦苦养育新人。今日扬眉重洋渡，欢欢喜喜叙天伦。”